

# 英法中动结构：最简方案下的 参数化研究\*

北京大学 胡旭辉

**提要:**基于最简方案下以外骨架模式为代表的构式取向论元理论,本文认为英语、法语中动结构的句法推导涉及两个事件结构,主事件选择另一个带有未被约束变量的事件作为其谓语。中动句的静态语义来自主事件结构的句法推导,而动态语义则来自作为谓语的事件。中动句主语之所以被理解为主动词的主旨论元,是因为主动词所在事件的主旨论元是一个变量,在句法推导中被主语约束。英语、法语中动句的一系列差异都可归因于一个与词库有关的微观参数,即词库中是否有代词性附着语。英语的中动结构没有附着语,需要依赖功能核心词产生变量;法语的中动结构有附着语直接充当论元,并且附着语在其所处的事件结构中不能被约束,因此在句法推导中具备变量的功能。

**关键词:**中动结构、最简方案、论元理论、参数差异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429(2019)01-0003-14

## 1. 引言

生成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一个宏观研究议题是解释普遍语法规则与跨语言差异之间的关系。普遍语法规则涉及句法推导的各个阶段,即语段(Phase)(Chomsky 2001)。一个普遍接受的想法是,负责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的句法推导构成一个语段,即传统上的vP。vP语段普遍语法规则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核心问题为论旨角色(theta-role)究竟来自谓词还是来自句法结构。另外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假如有关论元结构的语法规则是普遍的,为什么同样的论元结构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句法表现?

---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宜兴方言的新构式语法理论研究”(18BYY044)的资助。《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及匿名外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 Nicolas Fiorini、Dan Macklin、John Maier、Moreno Mitrovic 以及 Joe Perry 为本文的英语和法语例子提供了语法判断帮助,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动结构 (middle construction) 历来是句法研究热点,其论元结构的特殊性成为各类论元理论的“试金石”。本文选择英法中动结构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两种语言中的中动结构呈现出系统的差异,因此对于英法中动结构的比较研究,可以展示目前最简方案下论元理论的解释性,同时也可以展示论元理论如何与最新的参数理论结合来解释跨语言差异。

## 2. 英法中动结构:描述与研究问题

### 2.1 句法与语义特征

英语和法语中动句的句法特点表现在论元的位置:主旨或者受事 (theme/patient)<sup>1</sup> 论元出现在主语位置,施事论元 (agent) 则不出现。

(1) This shirt washes easily.

例(1)中, this shirt 虽然是主旨,却在主语的位置,而施事(即洗衣服的人)则未出现。

中动句的语义特征是:尽管主动词一般是一个动态动词<sup>2</sup>,但中动结构表达的语义却是静态的。中动结构的核心语义是将某个内在的倾向性属性 (dispositional property) 归属给主语 (Lekakou 2005)。以(1)为例,该中动结构表达的语义是这件衬衫具备一个属性,即很容易洗。尽管 wash 是一个动态动词,整个句子的核心语义——衬衫具备某种属性——却是静态的。中动句的另外一个语义特征是,虽然外在论元未在语音形式上出现,却总是具有泛指性 (generic property)。比如例(1)中洗这件衬衫的并不是某一个个体,而是泛指“人们”(people in general)。

### 2.2 英法中动句的差异

在句法和语义特征方面,英法两种语言的中动结构虽具有共性,但最直观的差异是法语中动句带有附着语 se:

(2) a. Le grec se traduit facilement.

定指冠词 希腊语 SE 翻译 容易

‘希腊语很容易翻译。’

b. Greek translates easily.

除了表面差异以外,英法中动结构在动词选择上具有系统性差别。首先,法语中动句允许例外授格动词 (exceptional case marking, ECM) 出现,如例(3a),但英语的中动结构则不允许此类动词出现,如例(3b)。此外,英语只允许动态及物动词出现在中动句中,而法语则无此限制,如在例(4a)中,法语中动结构允许静

态的心理动词作为主动词出现,但在英语中动句(4b)中,对等的动词 hate 则导致句子不合语法。

(3) a. Ces maisons peuvent se croire belles facilement.  
 这些 房子 能 SE 认为 漂亮 容易  
 ‘这些房子很容易让人认为很漂亮。’

b. \*John considers intelligent easily.  
 欲表达意: ‘John 很容易让人认为他很聪明。’

(4) a. Les ennemis cruels se détestent facilement.  
 定指冠词 敌人 残忍 SE 厌恶 容易  
 ‘残忍的敌人很容易让人讨厌。’

b. \*Cruel enemies hate easily.  
 欲表达意: ‘残忍的敌人很容易让人讨厌。’

### 3. 研究回顾

生成语言学框架内对中动结构的研究很多,对论元错位的分析大致分为两种取向,一种认为论元错位来自句法运算阶段(如 Hoekstra & Roberts 1993),一种认为来自词库中的操作(如 Ackema & Schoorlemmer 1995; Marelj 2004; Reinhart & Siloni 2005; 韩景泉 2003)。篇幅所限,本文聚焦于 Marelj (2004) 及 Reinhart & Siloni (2005) 提出的同一模式的分析。Marelj (2004) 及 Reinhart & Siloni (2005) 认为,英法等语言的中动结构都涉及给谓词提供一个不在句法层面直接出现的任意论元(arbitrary argument),属于 Chierchia (1995) 提出的谓词充实的范畴,这个论元被一个泛指逻辑算子(generic operator)约束。我们以例(5)的法语来说明(引自 Reinhart & Siloni 2005: 424):

(5) a. Les nouveaux fours se nettoient facilement.  
 定冠词 新的 烤箱 SE 清洗 容易  
 ‘新烤箱清洗起来很容易。’

b. Gen e,  $x_{arb}$  [cleaning (e) & Agent (e,  $x_{arb}$ ) & Theme (e, new ovens)] [easy (e,  $x_{arb}$ )]  
 (即: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清洗”的事件中,如果主旨论元是“新的烤箱”,施事论元是“任何人”,则该清洗事件非常简单。)

Marelj (2004) 及 Reinhart & Siloni (2005) 对英法中动句差异的解释基于词库-句法参数(lexicon-syntax parameter)假设,即普遍语法允许论元数目操作发生在词库或句法中(Reinhart & Siloni 2005: 391)。

英语属于词库语言,涉及任意论元的谓词充实发生在词库中;而法语属于句法性语言,该操作发生在句法推导过程中。这个参数差异带来了英法中动结构

的一系列差异。如果任意论元的谓词充实发生在词库中,则进入中动结构的动词需要满足如下要求:当且仅当一个动词的论元具备[+c]特征<sup>3</sup>,该动词才能在词库形成中动结构的过程中可视(Marelj 2004: 179)。根据这个要求,在中动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动词必须具备致使性外在论元才能在词库操作中可视,这就排除了静态及物动词。

在英语中,consider 这样的 ECM 动词不能出现在中动结构中,原因在于如果出现 consider,则涉及两个谓词的论元结构,如(3b)涉及 consider 和 intelligent 两个谓词的论元结构,但是词库的操作只针对单一的谓词,因此需要排除此类 ECM 动词。对于法语这样的句法性语言,论元操作发生在句法层面,即动词从词库中选出时其论元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在随后的句法推导过程中,谓词的一个论元被删除,原因依然是在语义层面有一个任意论元充实了谓词。Marelj (2004)认为,如果这样的操作发生在句法层面,则上述可视性要求不再起作用,因此英语中动结构中不能出现的静态及物动词依然可以出现在法语中;出于同样原因,ECM 动词也可以出现在法语中动句中。

Marelj (2004)及更宏观的 Reinhart & Siloni (2005)的分析是目前有关英法中动结构参数变异研究中最细致和全面的,是典型的词汇主义取向,认为动词在词库中带有论元结构信息,并且词库可以进行改变论元结构的操作。这样的假设存在种种问题,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无法解释同一个动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论元结构中(如 break 可以带一个论元,也可以带两个论元)。另外一个理论内部的问题是操作上的冗余,即动词已经决定了论元的结构,为什么还需要句法结构重新决定一次(具体见 Borer (2005a, b)和 Marantz (2013)的详细评论)?从 Marelj (2004)及 Reinhart & Siloni (2005)这两项研究本身的理论细节来看,我们有必要知道为什么动词的论元数目操作在词库层面会有特定的词汇意义方面的限制,而这样的限制到了句法层面的论元操作又不存在了。此外,我们在第二小节提出的研究问题,即静态意义的来源,在这两项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解决。

#### 4. XS 模式下英法中动结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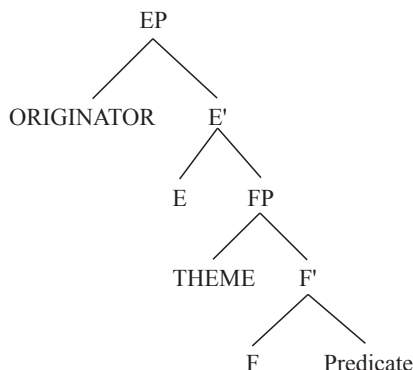
##### 4.1 理论框架与基本假设

生成语言学框架下的构式理论认为,论元结构不是词汇所带的信息,而是由功能结构(functional structure)决定。这类理论包括包括 Marantz、Halle 等人提出的分布式形态学(Halle & Marantz 1993; Marantz 1997)、Borer (2005a, b, 2013)提出的外骨架模式(exo-skeletal model, 下文简称 XS 模式)、Ramchand (2008)的第一语段句法(First Phase Syntax)等。本文采用的理论框架是 Borer

的 XS 模式,下面扼要介绍相关理论要点及全文的核心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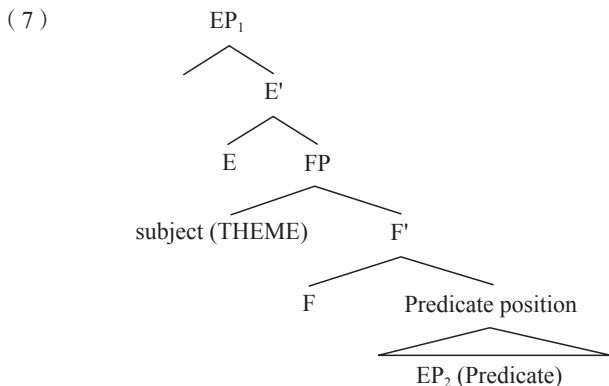
XS 模式涉及名词结构、事件结构(论元结构)以及构词过程,本文所用的是其中有关论元结构的部分。Borer (2005a, b)认为,句法结构中有一个推导事件的功能结构,即事件词组(event phrase, EP),论元的解读都来自这个句法结构。EP 结构大致如下:

(6)



在以上结构中,触发者(originator)论元涵盖了施事、致使者(causer)等角色。默认参与者(default participant)大部分情况下等同于主旨论元(为方便起见,本文依然使用“主旨”这个常用术语)。论旨角色不是动词所赋予的,而是来自论元在 EP 中的位置。(6)中,合并于 [Spec EP] 位置的论元获得触发者的解读,合并于 [Spec FP] 位置的则获得主旨的解读。出现在 Predicate 位置的成分则成为事件谓语。FP 有两类体现:如果事件是终结性的(telic),则 F 位置的核心词是 Asp;如果是非终结性的(atelic),则核心词是 F<sup>s</sup>。终结性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为方便讨论,本文用 FP 代替 AspP 和 F<sup>s</sup>P。

在 XS 模式下,动词、形容词或者名词本身并不是事件的谓语,只有被放置在相应的结构位置(即 F 的补足语位置)上才能成为事件谓语。根据 Borer 的理论逻辑,其他语类被放入此位置后应该也可以成为谓语,只要如下两个条件得以满足:1)句法推导获得的意义在概念-意向界面(conceptual-intentional interface, C-I 界面)可以获得解读;2)不违反句法推导的原则,如特征赋值(feature valuation)。基于此理论前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中动结构的推导涉及两个事件,主事件(EP<sub>1</sub>)的功能核心词 F 的补足语位置选择一个事件 EP<sub>2</sub>,即 EP<sub>2</sub> 充当主事件 EP<sub>1</sub> 的谓语。中动句的主语合并于主事件 EP<sub>1</sub> 的标志语位置([Spec EP<sub>1</sub>])。按照此假设,英法中动句的句法结构大致如下:



根据如上结构,中动句中主语的位置决定了其在事件中的角色是主旨论元,而 $EP_2$ 则属于 $EP_1$ 所表达事件的谓语。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语义要求是功能结构强制带来的,与生成语言学框架下各类构式取向的理论精神完全一致。下文将以此为基础分析英法中动句各自的句法本质。

#### 4.2 英语中动句分析

尽管XS模式在理论逻辑上允许一个事件结构充当另一个事件的谓词,但Borer (2005a, b, 2013)在具体阐述和应用XS模式时只涉及单个词语(主要是动词和形容词)充当谓语的情况。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界定功能核心词F的具体功能。比如,在John is smart这句话中,在XS模式下,smart本身不带论元,其所以可以成为谓词是因为被放置在了EP结构中F的补足语位置上,也即F使得smart有一个论元需要被充实。我们将F的功能归纳如下:

$$(8) \llbracket F \rrbracket = \lambda x [P(x) \& \text{Theme}(x)]$$

(8)的大致意思是,置于F后面的成分P成为事件的谓语,并且该事件在F层面有一个主旨论元,有待进一步在句法推导过程中受约束。由于变量x同时是一个最小和最大语类(minimal and maximal category),根据Roberts (2010)有关核心词移动的基本理论,x处于核心词F的位置。在句法推导过程中,置于[Spec FP]的名词短语首先约束变量x,成为事件的主旨论元。(8)中的假设并不极端,只是将XS模式本身已经包含的观点进一步明确。我们依然以John is smart为例。当smart在句法运算过程中被置于F的补足语位置,根据(8),我们就获得如下解读:

$$(9) \lambda x [\text{smart}(x) \& \text{Them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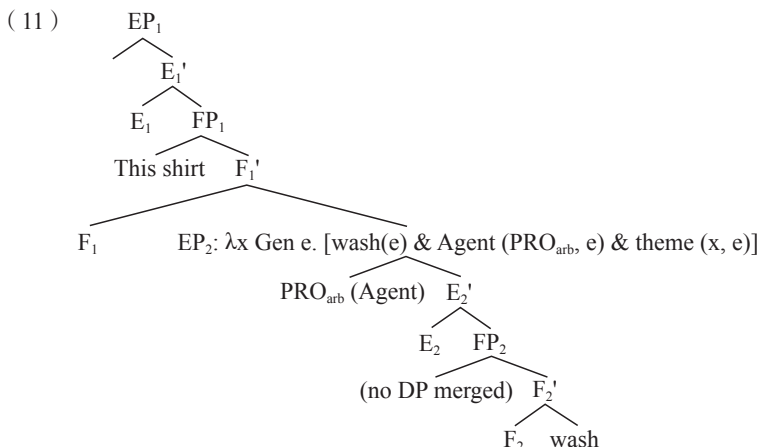
以上变量x并不是smart自带的,而是功能结构(主要是F)赋予的。当John合并于[Spec FP]位置,即约束x,也即意味着John是主旨论元。我们因此获得如



下事件解读：

(10)  $\exists e$ . [smart (e) & theme (John, e)]

根据上一小节的理论框架与基本假设,例(1)中英语中动结构的句法推导大致如(11)所示：



下面就以上推导过程涉及本文有关英语中动句的主要假设作一解释。根据上一小节的假设,在中动句中,一个事件短语  $EP_2$  被置于更高层的  $EP_1$  的谓语位置,即  $F_1$  的补足语位置。与以往中动句的研究一样,我们也认为以上例子中的触发者是一个语音形式为零的任意论元 (arbitrary PRO,  $PRO_{arb}$ ),处于 [Spec  $EP_2$ ] 位置。 $EP_2$  中的 [Spec  $FP_2$ ] 位置本来应该有名词短语 DP 出现,充当主旨论元。但在英语中动句中,并没有 DP 合并到此位置。因此  $EP_2$  推导完毕后,  $F_2$  产生的变量  $x$  依然没有得到约束。变量  $x$  本来处于  $F_2$  核心词位置,在谓词 wash 并入 (incorporate) 到  $F_2$  位置后,变量  $x$  成为谓词的一部分,通过进一步的循环性核心词移动 (cyclic head movement),最终移至  $EP_1$  的 E 位置。这样,由于变量  $x$  与动词一起处于 E 位置,可以被处于 [Spec  $EP_1$ ] 位置的主语约束。 $EP_2$  推导完毕获得的解读如下：

(12)  $EP_2$ :  $\lambda x$  Gen e. [wash (e) & Agent ( $PRO_{arb}$ , e) & theme (x, e)]<sup>4</sup>

我们采纳 Rizzi (1986) 及 Roberts (2010) 的观点,认为任意论元(即(12)中的  $PRO_{arb}$ )包含 [+人类] ([+human]) 和 [+泛指] ([+generic]) 特征<sup>5</sup>。 [+泛指] 特征确保了  $EP_2$  所表达的事件被泛指逻辑算子约束(即(12)中的 Gen)。这个结构完全遵循 Borer (2005b) 有关事件句法表征的理论:在 EP 结构中,功能核心词 E 与 DP 结构中 D 的功能类似,具备指示功能;不同的是,英

语 DP 结构中的指称功能可以直接由 the、this 等功能词完成,而 EP 结构的指称功能则需要靠 [Spec EP] 中的 DP 通过一致关系赋值来获得。根据 (11) 的结构,  $PRO_{arb}$  位于 [Spec EP<sub>2</sub>], 因此 (12) 中的语义表征中事件 e 是被泛指逻辑算子 Gen 所约束。以往的研究都是假定中动结构事件中涉及一个泛指事件,但没有解释其来源;我们的分析则能够在句法结构中找到来源。此外,由于  $PRO_{arb}$  缺乏 [D] 特征,因此不能够约束变量  $x^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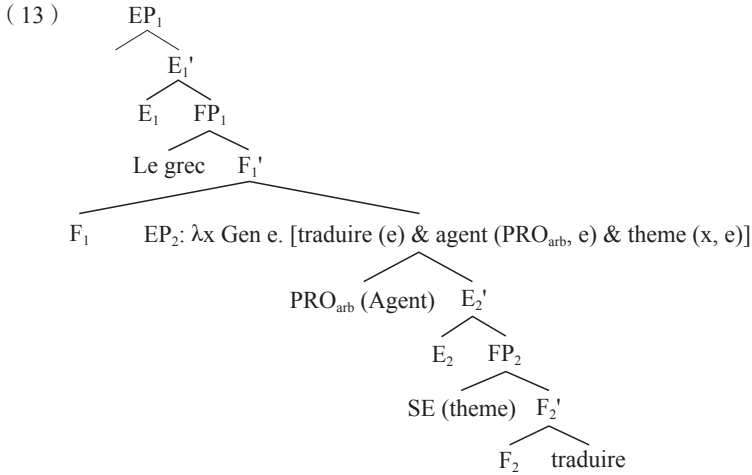
在进一步句法推导过程中, this shirt 处于 EP<sub>1</sub> 结构中的 [Spec FP] 位置充当主旨论元,而 EP<sub>2</sub> 则充当 EP<sub>1</sub> 的谓语。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是生成语言学中有关主谓关系的论述(见 den Dikken 2006: 8-11)都认为谓语的语义功能大体来说是将其表达的某一特性归属于主语。这解决了中动结构有关性质归属的静态意义的来源问题: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动态动词本身属于 EP<sub>2</sub>,因此 EP<sub>2</sub> 可以是一个动态事件。主事件是 EP<sub>1</sub>,表达的是主语与 EP<sub>2</sub> 传达的特征之间的述谓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动句的主语同时也是动态事件的主旨论元,即第一个研究问题。以往的句法分析认为中动句的主语就是主动词的宾语,经过移动后到达主语位置。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主语并非由动词宾语移动后获得,而是本身就合并于 EP<sub>1</sub> 的主语位置。主语之所以也被理解为动词的主旨论元,是因为 EP<sub>2</sub> 的主旨论元是一个变量  $x$ ,在推导过程中被结构上距离最近的成分统领名词(即主语名词)所约束。

### 4.3 法语中动句分析

法语的中动句推导与英语大致相同,唯一的差异在于,英语中动句中 EP<sub>2</sub> 没有 [Spec FP<sub>2</sub>] 位置上合并任何成分,因此只有一个变量  $x$  充当主旨论元;而法语中动句中, [Spec FP<sub>2</sub>] 位置并不是空的,而是合并了一个附着语 *se*。我们采纳 Reuland (2001, 2011) 的观点,认为 *se* 是一个代名词性 (pronominal) 成分,具有不完备性的 (defective) [ $\phi$ ] 特征。在大部分句子结构中, *se* 受主语约束,因此语义与反身代词相近。在中动结构中,由于位于 [Spec EP<sub>2</sub>] 的是  $PRO_{arb}$ ,无法约束 *se*,因此 EP<sub>2</sub> 推导结束后, *se* 依然没有获得约束,在语义功能上等同于一个变量。这也就意味着 EP<sub>2</sub> 在法语中动句中也在语义上满足作为谓语的要求,即由于变量的存在而使得语义需要进一步充实。与英语中动句一样,法语中动句的主语合并于 EP<sub>1</sub> 中的 [Spec FP] 位置,充当主旨论元。该主语成分统领(约束) *se*,此时 *se* 与主语同指。因此,除了获得变量的方式有差异以外,法语与英语的句法推导与语义完全一致。例(2a)中法语中动句的句法结构大致如(1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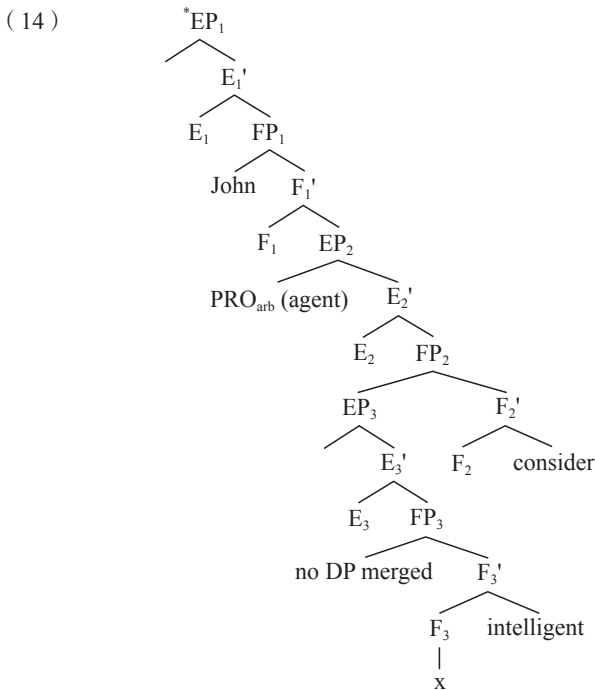




## 5. 英法中动句参数差异的内在原因

### 5.1 ECM 动词的限制

与 Hoekstra (1988) 的小句模式 (small clause approach) 等大部分研究一致, 我们认为如 consider 这样的 ECM 动词的补足语传达的是一个事件。如果英语中动结构的主动词是 ECM 动词, 如 (3b), 其句法结构则如 (14) 所示。



以上结构中,以 *consider* 为谓语的事件  $EP_2$  带有一个内在论元  $EP_3$ ,  $EP_3$  的谓语是 *intelligent*, 主旨论元位置没有合并入任何成分,因此  $EP_3$  中带有一个变量  $x$ 。如果变量  $x$  要被处于  $[Spec\ EP_1]$  位置的主语约束,这样的一致性操作需要通过层层的核心词关系(包括  $F_3$ 、 $E_3$ 、 $F_2$ 、 $E_2$ 、 $F_1$ 、 $E_1$ )最终达成。这样的一致性关系不能建立:根据前文的分析,  $EP_3$  中的谓语 *intelligent* 通过核心词移动到达  $F_3$  位置,并入到变量  $x$ 。 *Intelligent* 并入到  $x$  后只能处于  $F_3$  位置,不能再进一步向上移动,因为上一层的核心词位置已经被主动词 *consider* 占据, *consider* 的核心词移动要先经过  $F_2$ 、 $E_2$ 、 $F_1$ , 最终到达  $E_1$ 。即,处于  $EP_3$  语段<sup>7</sup>内部的变量  $x$  与  $EP_1$  主语 DP 之间建立一致性关系的链由于中间核心词位置出现主动词 *consider* 而被阻断。

那么法语中这样的结构为何成立?原因在于附着语 *se* 的特性。在罗曼语中,附着语的一大特点就是其在某个节点并入到其他最小语类(*minimal category*)后,还能摆脱这个结构继续向上的核心词移动,即著名的附着语攀升现象(*clitic climbing*) (Rizzi 1982; Roberts 1997, 2010; Cinque 2001)。例(3a)中,法语 ECM 动词的中动句结构大致等同于(14),唯一不同之处在于  $EP_3$  中合并了附着语 *se*,而不是借助于  $F$  带来的变量  $x$ 。在句法推导过程中, *se* 首先合并入在  $F_3$ 。与变量  $x$  不同, *se* 可以进一步通过核心词移动,即通过并入、继续移出的“附着语攀升”,最后到达  $E_1$  的位置。很显然,在  $E_1$  的位置, *se* 可以被主语约束,因此我们可以得到需要的解读。这个分析也解释了法语中动句 *se* 的位置总是与主动词相邻的原因:主动词最后也通过核心词移动并入了这个位置。

以上分析也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英语及物动词可以有自反意义,但 ECM 动词却不可以,如例(15);而法语无此限制,如例(16)。

- (15) a. John washed very fast.  
       ‘John 洗漱很快。’( John 洗的是自己 )  
       b. \*John considers very smart.  
       欲表达意: ‘John 认为自己很聪明。’
- (16) a. Jean se considère intelligent.  
       Jean se 认为 聪明。  
       ‘Jean 认为自己很聪明。’  
       b. Jean s’est lavé.  
       Jean se+ 助词 洗。  
       ‘Jean 洗漱过了。’( Jean 洗的是自己)。

此类自反意义的产生也与变量  $x$  和附着语 *se* 的差别有关。英语例句(15b)之所以不成立,是因为 *consider* 所带事件小句中的变量  $x$  与主语的一致关系被主

动词破坏;法语例句(16b)之所以成立,是因为 *se* 可以经历一系列核心词移动,最终到达主事件 EP 的 E 位置,可以被主语约束。而且以上例子中 *se* 的位置总是与主谓语在一起,也符合我们分析的预测。

## 5.2 静态及物动词的限制

下面的分析表明,静态及物动词之所以在英语中动句中被排除,而在法语中动句中可以出现,原因同样在于是变量 *x* 出现还是附着语 *se* 出现。为此,我们首先提出一个有关静态及物动词论元结构的假设:

- (17) 静态及物动词(包括静态心理及物动词和感知动词)的主语为主旨论元,宾语不是事件的核心论元,而是由一个空介词(*null P*)引导的间接论元(*oblique argument*),嫁接(*adjoin*)到谓词上丰富谓词的语义内容。

在构式取向的理论框架(包括 XS 模式)内,主要的关注点都在核心论元的位置上,而涉及间接论元的论述非常有限。在理论上,间接论元由空介词引导的做法并不罕见(如 Baker 2012; Biggs 2014 等)。从 XS 模式的视角来看,核心论元的位置只有两个,即触发者(施事)和主旨(受事),其余出现的论元只可能是间接论元。无论是静态心理及物动词还是感知动词,宾语既不是施事,也不是受事(主旨)(Pesetsky 1995),因此其论元为间接宾语也在情理之中。我们赞同 Ramchand (2008) 的观点,认为介词引导的间接论元在 C-I 界面进一步丰富谓语的语义内容。

下面解释为什么类似例(4b)的英语中动句不符合语法,但对应的法语句子(4a)却能被接受。根据前文分析,如果英语句子(4b)要被接受,主语 *cruel enemies* 必须要约束一个变量 *x*, 并且这个变量 *x* 的论旨角色是主动句中 *hate* 的宾语所带的论旨角色。根据(17)的假设, *hate* 的宾语是通过空介词引导的介词短语嫁接而来,无法通过 EP 结构中的 F 产生变量 *x*, 因此不能满足中动句的要求。类似的法语中动句(4a)符合语法,依然是因为 *se* 的作用。如前所述, *se* 可以充当变量,并且本身并不是功能核心词 F 带来的变量,而是词库中提取出的代词性成分,因此满足必须有变量 *x* 的要求。

## 6. 余论:非典型中动句

审稿专家指出,除前文讨论的中动结构,还有三类非典型的中动结构,分别是荷兰语和德语中的附加语中动句(*adjunct middle*)<sup>8</sup>、无人称中动句(*impersonal middle*)以及 *lassen* (德语“让”) - 结构。这三类结构各自涉及特有的句法结构,在本文所讨论的英语和法语中基本不存在,因此以往的英语和法语中动句研究基本都没有涉及。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审稿专家指出的三类结构

本身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且学界很少提及,因此我们将这三类结构描述如下,以期国内学界感兴趣的学者对此做出研究。

(18) a. 附加语中动句

Deze stoel zit prima. (荷兰语)

这 椅子 坐 好

‘这张椅子坐上去很舒服。’(Lekakou 2005: 100)

b. 无人称中动句

Het zit prima in deze stoel. (荷兰语)

虚主语 坐 好 介词 这 椅子

‘这张椅子坐上去很舒服。’(同上)

c. lassen- 结构

Dieses buch lässt sich leicht lesen. (德语)

这 书 让 自反词 容易 读

‘这本书很容易读。’(Ackema & Schoorlemmer 2007: 144)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英法中动句,对以上在英法语言中基本不出现的三类结构只简要列出一些初步想法:附加语中动句中,主语在结构中是动词的方位论元,在句法上体现为间接论元或施用论元(*applicative argument*),因此其出现在中动句主语位置的模式与前文讨论的主旨论元类似。我们赞同 Ackema & Schoorlemmer (1995) 和 Lekakou (2005) 的观点,认为无人称中动句的虚主语并非语义为空,而是指代某个方位。如果确实如此,则虚主语的论旨角色和句法位置与附加语中动句类似。关于 lassen- 结构, Ackema & Schoorlemmer (2007) 通过一系列验证指出 lassen- 结构不属于中动句范畴,其特殊的句法结构完全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 7. 结语

中动句特殊的论元结构及其句法表征对于句法 - 语义界面和事件结构的分析意义重大,对此结构的分析能够检验句法理论中有关论元理论的各类研究框架。如 Marantz (2013) 所述,构式取向的论元理论已经成为主流,但此理论视角下对英法中动句的分析并不多见,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以看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参数差异是另一个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关注焦点,本文的英法中动句对比分析将两类结构的参数差异归因于词库内的微观参数,也可看作 Borer-Chomsky 猜想 (Borer-Chomsky Conjecture) (Baker 2008a, b; Roberts & Holmberg 2010) 的一个具体实例。此外,有关 *se* 的参数差异如果正确,则可应用到含有 *se* 的其他法语句法结构以及对应的英语句法结构研究中,前文只大略提到了体现自反意义的结构的差异,其他相关结构有待进一步研究。中动结构及其参数差异涉

及句法理论的方方面面,限于笔者能力和篇幅,本文的研究尚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探索的地方,我们期待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 注 释

1. 生成语法的论元结构研究,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往往以主旨论元涵盖受事论元,本文遵循此做法,下文只用“主旨论元”这个术语。
2. 后文将表明,法语中动句允许静态及物动词出现。
3. 该研究将论元角色分解为 [c] 特征与 [m] 特征。[c] 代表的是致使变化,而 [m] 代表的是心理状态。[+c] 与 [c] 的差别在于,前者包括具备 [c] 特征同时也具备 [m] 特征的论元。
4. 其中的 Gen 即为 Chierchia (1995) 所论述的泛指逻辑算子,其来源见下一段分析。
5. Roberts (2010) 认为类似的代词性成分还有人称、性、数的 [ $\phi$ ] 特征。
6. 另一个可行的解释是:由于变量 x 与谓词融合后一起移动到  $E_i$  位置,高于  $PRO_{arb}$ , 因此不在  $PRO_{arb}$  的成分统领 (C-commanding) 辖域内,不能被其约束。
7. 按照语段理论 (如 Chomsky 2001; Boskovic 2014), 表达事件的最大功能结构构成一个语段,因此 XS 模式中的 EP 大致类似于 vP 结构,构成一个语段。本文中跨越不同 EP 的核心词移动或者一致性关系不被阻断,是因为“语段不可穿越条件” (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允许核心词对于语段外的操作是可及的 (accessible)。如本段正文所述, (14) 中变量 x 的核心词移动或者一致性关系被阻断不是因为 x 在语段内,而是因为 consider 阻断了一致性关系的链条。
8. 审稿专家给出的“附加语中动句”例子为英语: a. This bed sleeps comfortably. b. This lake fishes easily.。实际上此类结构在英语中能产性极低。笔者咨询的英美本族语者都不能接受 a 例, b 例的接受度也很低。另外,“附加语中动句”的名称来源于这类结构主语的论旨角色是方位论元,在主动结构中往往以介词短语附加语 (PP adjunct) 的形式出现。

#### 参考文献

- Ackema, P. & M. Schoorlemmer. 1995. Middles and nonmovement [J]. *Linguistic Inquiry* 26: 173-197.
- Ackema, P. & M. Schoorlemmer. 2007. Middles [A]. In M. Everaert & H. van Riemsdijk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Vol. III)* [C]. Oxford: Blackwell. 131-203.
- Baker, M. 2008a. *The Syntax of Agreement and Concord* [M]. Cambridge: CUP.
- Baker, M. 2008b. The macroparameter in a microparametric world [A]. In T. Biberauer (ed.). *The Limits of Syntactic Vari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51-374.
- Baker, M. 2012. “Obliqueness” as a component of argument structure in Amharic [A]. In C. Cuervo & Y. Roberge (eds.). *The End of Argument Structure?* [C]. Bingley: Emerald Press. 43-74.
- Biggs, A. 2014. Dissociating Case from Theta-roles: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Borer, H. 2005a. *Structuring Sense. Vol. 1: In Name Only* [M]. Oxford: OUP.
- Borer, H. 2005b. *Structuring Sense. Vol. 2: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M]. Oxford: OUP.
- Borer, H. 2013. *Structuring Sense. Vol. 3: Taking Forms* [M]. Oxford: OUP.
- Boskovic, Z. 2014. Now I’m a phase, now I’m not a phase: On the variability of phases with extraction and ellipsis [J]. *Linguistic Inquiry* 45: 27-89.
- Chierchia, G. 1995. The variability of impersonal subjects [A]. In E. Bach, E. Jelinek, A. Kratzer

- & B. Partee (eds.). *Quantifica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 Dordrecht: Kluwer. 107-143.
- Chomsky, N.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A]. In M.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52.
- Cinque, G. 2001. Restructuring and the order of aspectual and root modal heads [A]. In G. Cinque & G. Salvi (eds.). *Current Studies in Italian Syntax. Essays Offered to Lorenzo Renzi* [C]. Amsterdam: Elsevier. 137-155.
- den Dikken, M. 2006. *Relators and Linkers. The Syntax of Predication, Predicate Inversion, and Copulas*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alle, M. & A. Marantz. 1993.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 pieces of inflection [A]. In K. Hale & S.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C].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11-176.
- Hoekstra, T. 1988. Small clause results [J]. *Lingua* 74: 101-139.
- Hoekstra, T. & I. Roberts. 1993. Middle construction in Dutch and English [A]. In E. Reuland & W. Abraham (eds.). *Knowledge and Language 2* [C]. Dordrecht: Kluwer. 183-220.
- Lekakou, M. 2005. In the Middle, Somewhat Elevated: The Semantics of Middles and Its Crosslinguistic Realization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Marantz, A. 1997. No escape from syntax: Don't t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privacy of your own lexicon [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 201-225.
- Marantz, A. 2013. Verbal argument structure: Events and participants [J]. *Lingua* 130: 152-168.
- Marelj, M. 2004. Middles and Argument Structure across Languages [D]. Ph.D. Dissertation. Utrecht University.
- Pesetsky, D. 1995. *Zero Syntax: Experiencers and Cascades*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Ramchand, G. 2008. *Verb Meaning and the Lexicon* [M]. Oxford: OUP.
- Reinhart, T. & T. Siloni. 2005. The lexicon-syntax parameter: Reflexivization and other arity operations [J]. *Linguistic Inquiry* 36: 389-436.
- Reuland, E. 2001. Primitives of binding [J]. *Linguistic Inquiry* 32: 439-492.
- Reuland, E. 2011. *Anaphora and Language Design*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Rizzi, L. 1982. *Issues in Italian Syntax* [M]. Dordrecht: Foris.
- Rizzi, L. 1986. Null objects in Italian and the theory of *pro* [J]. *Linguistic Inquiry* 17: 501-557.
- Roberts, I. 1997. Restructuring, head movement and locality [J]. *Linguistic Inquiry* 28: 423-460.
- Roberts, I. 2010. *Agreement and Head Movement: Clitics, Incorporation and Defective Goals*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Roberts, I. & A. Holmberg. 2010. Introduction [A]. In T. Biberauer, A. Holmberg, I. Roberts & M. Sheehan (eds.). *Syntactic Variation i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 [C]. Cambridge: CUP. 1-58.
- 韩景泉, 2003, 英语中间结构的生成 [J], 《外语教学与研究》(3): 179-188.

收稿日期: 2018-04-02; 修改稿, 2018-12-01; 本刊修订, 2018-12-09

通讯地址: 100871 北京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 **Middles in English and French: A minimalist parametric approach** (p. 3)

*HU Xu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Based on the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he exo-skeletal (XS) model in particular) to argument structure in the minimalist framewor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rivation of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both English and French involves two event structures. The matrix event selects as its predicate an embedded event which takes an unbound variable. The stative semantic property of middles originates from the derivation of the matrix event, while the dynamic interpret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derivation of the embedded event that serves as the predicate. The subject of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s understood as the theme of the matrix verb because the variable taking the theme role in the embedded event is bound by the subject. The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French middles can be reduced to a single micro-parameter located in the lexicon, that is, whether there is a pronominal clitic in the lexicon. There is no such clitic in English, and thus English middles have to rely on a functional head to create a variable, while in French, a clitic is selected as an argument, which also serves as a variable in the derivation because it cannot be bound in the domain of the embedded event.

### **The split of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the derivation of measurement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p. 17)

*LIU Fan & LUO Qiongp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It is generally assumed that negative adjectives are prohibited in absolute measurement constructions, yet counterexamples are found in some languages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such as Germa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is unexpected phenomenon from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It is proposed that this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plit of measurement standards, *EVAL* vs. *MEAS*. *MEAS* introduces a zero standard, while *EVAL* is related to an evaluative standard. *EVAL* is activated as a last resort when *MEAS* fails to apply. Furthermore, the combination of *EVAL* + *MEAS* is applicable to German, but only *MEAS* is at play in English. This economy-based analysis provides a more motivated accoun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negative adjectives in measurement constructions across languages.

###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Chinese unaccusative verbs** (p. 31)

*HAN Jingquan*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In argument structure terms, a Chinese unaccusative verb takes a direct internal argument but no external argument. It is a defining property of these verbs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assign Case to their selected D-structure object. There do not exist two-argument or three-argument unaccusatives. Transitive causatives with Causer do not belong to unaccusatives in the standard sense, which are syntactically intransitive in lacking an external argument. The so-called Experiencer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of an unaccusative structure is not thematically related to the verb and is better treated as base-generated topic. An argument structure-based analysis can better account for the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various unaccusative sentences in Chinese.

### **An eye-tracking study on processing Chinese focus — Comparisons with English** (p. 44)

*WANG Yu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CHEN Li* (Department of Chine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The understanding of semantic focu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of a set of contrastive focus alternatives. Using eye tracking, the current work studied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sentences containing exclusive (*zhi...cai*) and scalar (*lian...dou*) focus adverb phrases to examine how the two focus phrases impacted sentence understanding. Results suggested that focus-associated contrastive information was rapidly processed where scalar focus was processed more easily when followed by